

香港舞蹈團「跳」出傳統覓精彩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

香港三大舞團中，香港舞蹈團最「年輕」——今年才慶祝三十五周年，碰巧現任藝術總監楊雲濤也是三團中最年輕的一個。年輕的有年輕的抱負，記得今年舞季發佈會上，楊雲濤就曾表示：當代舞蹈潮流已不再囿於舞種。的確，撇開標籤，還原舞蹈藝術的本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名目舞種，雖然來自技巧與風格，但只是用以區分，最根本的是把舞跳好、編好，不管是藝術形式的探索，還是要撼動人心、激發思考，或讓人純粹地感受舞蹈藝術之美。而這幾年香港舞蹈團的節目策劃與編排，也見到跳出框框、發揮中國舞技巧特色，走向當代的視野。

文：聞一浩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在地」改編

今年舞季的開季節目、正在上演的《風雲》，是別具意義的重演節目——這是楊雲濤出任藝術總監後首個舞季（2014年）的節目，也是香港舞蹈團多年後再次改編本地當代流行文化創作成舞蹈演出的第一個——兩位前藝術總監舒巧及應雲衛曾分別改編《胭脂扣》和《誘僧》，不過，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楊雲濤這個舞作，首演時便取得了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舞蹈製作、聲音設計及配樂和男主角三個獎項。

改編名著名作是香港舞蹈團主要的創作方向之一，上一任藝術總監梁國城便將多部金庸武俠名著以舞蹈演繹，而他的代表作《清明上河圖》把名畫轉為一幕幕舞蹈詩，也頗受歡迎。楊雲濤在改編這條路上，前有《三國風流》，掌管舞團後更「在地」：馬榮成創作的《風雲》是香港漫畫經典之一，連載了近四分之一世紀，伴隨了好幾代香港人成長，其間又有電影改編，接觸更多的觀眾，楊雲濤將之搬上舞台，某程度上是給本地觀眾一次集體回憶的機會，也是拓展觀眾的方法之一——熟悉的題材，廣受愛戴的作品，對吸引不常入場的觀眾應有幫助。是以《風雲》之後，去年又有電影經典、已故著

■《風雲》

名藝人張國榮主演的《倩女幽魂》，今季稍後則把馬榮成另一名作《中華英雄》搬上舞台。三季三個主打作品，都是香港流行文化的經典。而且，幾個作品都顯示楊雲濤在中國舞基礎上，再採合現代舞的手法，反映了傳統不代表過時，他的雙人舞編排，尤見功力。

有故事較容易吸引觀眾，但作為舞迷，也希望楊雲濤能繼續發展非敘事、寫意的創作——還記得2012年叫舞迷眼前一亮的《蘭亭·祭姪》，以書法家王羲之與顏真卿的書法為題材，以舞蹈去呈現書法和探索書法家的內心世界，舞蹈以至整體舞台效果都相當出色。既有藝術形式上的探索，也引發觀眾對書法藝術的思考。

創新與尋根

能夠兩者兼備自然好，但一年要創作兩個大型作品並不容易——尤其是要講質而不是純粹求量。而且，身為藝術總監，考慮的除了創作，還有舞團的整體發展。在這方向來看，這舞季推出的，與黎海寧、何應豐合作的

《紅樓·夢三閨》，除了讓楊雲濤自己作不同嘗試，也可看作是進一步跳出框框、拓闊舞團發展的行動。

舞團在2014年已與無伴奏清唱組合「一舖清唱」合作《在那遙遠的地方》，結合清唱及舞蹈兩種不同形式。這次更找來兩位重量級人馬：黎海寧在香港舞蹈界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毋庸置疑，對香港現代舞的發展舉足輕重；而何應豐雖不是舞蹈人，但他對劇場藝術的探索，對發掘身體的底蘊，在香港劇場別樹一幟。找兩位不同風格和背景的資深創作人共同創作，迸發出怎樣的火花是叫人期待的。而且，以《紅樓夢》為題材，也延續了改編中國名著或民間傳說的傳統。

的確，走向當代同時也應保持傳統的脈絡，在引入不同的媒介和舞蹈方法之餘，香港舞蹈團仍然繼續與內地舞蹈學院合作，帶來「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或民間舞蹈，讓觀眾知道不同的中國舞蹈風格和由來，也讓舞者增加對中國舞的認識。去年與北京舞蹈學院合作的《踏歌行》，展現了歷代的宮廷舞，小心考究及出色的演

出，叫人認識中國舞蹈之美，今年則與雲南藝術學院合作，《彩雲南現》帶來雲南多個民族的傳統舞蹈。若傳統、現代兩條路線繼續並行，舞團的發展方向也將更壯闊。

舉辦多年，把空間騰出來讓舞團成員或其他編舞使用的實驗劇場「八樓平台」，一直零散地與本地或海外舞團與舞者交流，如2012年台北藝術大學及2014年兩個韓國當代舞團的交流演出，原本有點像「人有我有」，今年確立了交流平台的作用，十二月一連兩個星期舉行——讓舞團與本地及與亞洲各地的舞者或舞團交流，顯示出積極利用這空間的決心。今次的藝術顧問除了楊雲濤之外，還請了楊春江及不加鎖舞踊館藝術總監王榮祿出任。觀摩鄰近地區的舞蹈創作，又或本地同儕在進行不同實驗，都對舞團有益。

舞者提升

要舞團發展完善，優秀的舞者不可少。香港舞蹈團舞者水平之高及平均，之前也曾斷續提及。舞者根底好固然是首要，但我想舞團如何培訓他們，激發他們不斷提升自己，以及嘗試創作，也是必要的，提升的不僅動作技巧，還有是認識動作的由來、認識自己身體內在的潛質。像何應豐為《紅樓·夢三閨》舞者舉辦的工作坊，便着力鼓勵舞者認識動作與身體和內心之間的關係。去年著名英國編舞家韋恩·麥葛萊格則指導他們如何發掘更多創作動作的可能。這些工作坊，不單是為一次的演出服務，而是豐富了舞者的動作，日後隨時取用。

舞團風格定位與發展不是一朝一夕達成。今年是楊雲濤出任藝術總監後的第三個舞季，節目籌劃開始展露其想法，未來的發展就叫人期待。



■《清明上河圖》



■何應豐為《紅樓·夢三閨》舉辦的工作坊



■《蘭亭·祭姪》

威爾遜《最後的錄音帶》 孤寂映照荒誕人生荒誕世界

大師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的舞台製作，早期作品演出五、六小時是時有之事，七日七夜的紀錄亦有過；今年澳門藝術節重點節目，威爾遜的獨腳戲《最後的錄音帶》，在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的兩場演出，筆者觀賞的第二晚（5月22日），演出一氣呵成，只有一小時十分，實是少有。相對曾在香港藝術節演出的搖滾音樂劇場《黑騎士》（The Black Rider），和《沙灘上的愛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可說是「最易看」的一個製作。

不過，這個製作對一般觀眾來說「容易看」並不等於是「好看」，甚至真的「看得明白」；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成名作《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內容簡單直接「容易看」，但大多數人不會覺得「好看」，「看得明白」亦不易。而這部原名為《卡拉普最後的錄音帶》（Krapp's Last Tape）的劇作，是貝克特很重要的一部短篇作品，戲中內容帶有一定的自傳性。儘管情節內容簡單，但真的要看得明白，觀眾仍難免要面對挑戰。今次威爾遜的版本更融入了他獨特的前衛美學觀，可說是兩位刻意打破傳統的後現代主義大師顛覆劇場的作品，傳統的劇場經驗和審美反而會成為「看明白」的障礙。為此，劇場燈光全暗下來後，突然響起強大的爆裂音響，伴隨著雨聲、雷聲和閃電聲，便仿如要觀眾將過往的觀賞經驗洗擦掉，拋下一切，進入威爾遜的空間中去吧！

威爾遜強調獨特的空間，和無比「緩慢」的節奏；他認為戲劇的節奏其實是較現實生活大大加快，他的「緩慢」，其實是貼近現實生活的速度！《最後的錄音帶》自始

至終呈現在觀眾眼前的，便是威爾遜最喜愛的傳統鏡框式舞台，還刻意地放置了一大捆用繩子包紮起來的紙張在舞台前端。燈再亮起時，觀眾眼前的景象便是七十歲的老人家卡拉普，獨自一人安坐在狀似資料室的空盪盪空間中，左右兩邊小長桌上置放捆綁著的文件、書籍和盒子，其上各有三盞罩燈懸垂下來；背牆是一排檔案架，架後有出入口。三邊牆上高處都各有三個加有欄柵的小窗口。這便是卡拉普每年將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錄音來度過生日的地方。

然而，開場強大的爆裂音響帶出的大雷雨場面，在劇場獨特的光影及音響效果配合下，變成滿是鐵枝欄柵的牢房一樣。雷聲、雨聲、閃電，轟炸般佔據着劇場內整個空間；雖有強弱變化，但壓迫感沒變。這種在觀眾眼中的外在感受，其實映照着的是一個空洞的孤獨空間中，卡拉普翻騰着強烈而複雜情感的內心世界，是卡拉普回望一生難以安靜下來的波動情緒。這與他靜靜地、無比冷漠和冷靜地坐在桌「前」的姿態，構成無比荒誕的強烈對比，這種荒謬正是構成《最後的錄音帶》的主要元素。

卡拉普的形象臉塗白粉，劇時時燈光亮起，觀眾更會清楚地看到他所穿的背心前後剪裁色澤不同，腳上穿的是很搶眼的深紅色襪子。在第一部分維持了二十多分鐘的閃電雷鳴的場景中，仿如默劇般，卡拉普對着長書桌靜靜地、面無表情地坐着，書桌上放置了一台古老的開卷式錄音機，桌子的上空有懸垂下的罩燈；他其實是面對書桌的背面而坐，書桌的櫃柵（抽屜）全部向着觀眾，這種「不正常」的場



景更加深了荒謬感。

及後卡拉普慢慢離開書桌在場中走動，先是拾起香蕉皮，繼後又在櫃柵中掏出香蕉來吞食，再將蕉皮掉在舞台上，動作誇張猶如冷面笑匠，那正好和他的小丑式形象貼合，與劇中老人內心的孤獨與翻騰的感情世界帶來荒謬的對照外，更為觀眾帶來舞台的疏離感。同時，卡拉普還開始伸展四肢，手舞足蹈，將右邊小長桌上堆積了錄音帶的盒子搬到桌上，置於燈光下，坐下，面對着錄音帶，大叫了一聲，進入一個寂靜的世界……

第二部分開始，卡拉普開始翻開古老的開卷式錄音磁帶，一邊翻、一邊舞動着，磁帶反覆播放着已逝去的舊事，對母親離世的憶述，還有年輕時與戀人艾菲（Efi）戀情的終結，在湖上和在小艇上的情景……貝克特現實生活中的戀人應是他的表親 Peggy Sinclair，這兩段年輕時的感情生活的錄音，卡拉普反覆地用心聽着，但突然失掉理智一樣，將桌上所有的錄音帶一下子便全撥到舞台上……雷聲雨聲再響起，卡拉普

再站起來走動，隨後再坐下來，又再翻出錄音帶來聽，一邊聽、一邊夾雜着聽似並無意義的歌聲、雨聲……期間卡拉普一度隱身到場後的檔案架後，獨留空台一陣子再出場，既像告訴觀眾，那是一個舞台的空間；亦像留出一個空間，讓大家思考……

可以說，威爾遜在舞台上呈現給觀眾的，便是一切異常化，被扭曲化的荒誕影像，但又夾雜着一些敘事性的故事情節，既要觀眾入戲，但又要觀眾抽離。那可說是與傳統劇場氣氛及經驗完全不同的東西，在演出後四十五分鐘終有人開始離場，也就不奇怪的事了。演出時能配合中葡文字幕，觀眾對錄音內容的理解，相信有助增強觀眾堅持下去的耐力。但無論喜歡不喜歡，威爾遜演活了空洞孤獨的老人的複雜心境，更重要的是，身處於他所營造出來的空間，那種老人的孤獨，正好映照了現今無數荒誕的人生，和越來越荒誕的世界。貝克特二十世紀的荒誕劇，在二十一世紀不僅仍未過時，更讓他從劇作家變成了預言家了！

文：周凡夫

一起舞動 Big Dance !

傍晚，雨後。西九文化區項目辦公室的台面上，身材各異、年齡不同的一百多個陌生人，就着轉瞬的天光一起跳起舞來。短短不到五分鐘的舞蹈，在眾人一次次的跳動中產生着變化，最後竟然凝聚起一股微妙的力量。這小小的方塊陣型，在四周摩登高樓的映襯下，恍惚中有了點魔幻的感覺。

這次活動乃是響應 Big Dance Pledge 的全球演出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連同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 舞蹈中心、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校校友會，共召集了大約 100 人，代表香港站，在這一天，與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人們一起舞動。

Big Dance Pledge 誕生於 2006 年，以社區參與的形式鼓勵民眾在一系列最普遍不過的生活場景——廣場、超市、學校、街道中……共同起舞，旨在聯結藝術與生活，讓每個人都可以體驗、分享舞蹈的美好。活動每兩年一次，每一次都邀請炙手可熱的舞蹈藝術家創作動作，民眾則可通過互聯網進行免費學習。今年大會就邀請了著名舞蹈家艾甘·漢創作出一套三到五分鐘的動作。這套動作簡單易學，參與者更可加入不同元素來盡情演繹。

自 2006 年開始，Big Dance 熱潮已經由倫敦延燒到世界各地，藉助不同地區的民眾可以拍攝、上載自己的舞蹈錄像，與世界其他角落的朋友們一同分享。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藝術發展主管（舞蹈）陳頌瑛表示，香港站的舞蹈因為空間所限，只徵集了大概 100 人，但如同播下種子，希望這 100 人未來成為舞蹈大使，感染身邊的朋友，將香港的 Big Dance 隊伍不斷壯大。她亦透露，從今年 9 月到明

年 2 月，希望在西九每個月的「自由約」中增加 Big Dance 環節，「希望人數不斷壯大，像雪球一樣慢慢滾，到明年 2 月則有一個大型活動。」

陳頌瑛說，Big Dance 的精髓在於「藝術一定要進入生活」，「平時人們談起舞蹈，好像總是『不關我事』，其實舞蹈是最原始的身體動作。像艾甘·漢的這套動作，很原始，很簡單，你看網上拍的錄像，BB 和媽咪都可以跳。」對她來說，民眾來參與，只要肯接觸，就是踏出了第一步。「每個人都可以跳，不需要有標準的動作，重在參與。在這裡，動作只是一個詞彙，可以加入不同的元素。芭蕾舞、街舞、中國舞……老人家、小朋友……每個人都可以跳出自我特色。這個計劃最值得我們去考慮的是它可以很多元——正因為簡單，所以可以很多元；而因為多元，就可以共融，參與的人將不同文化和背景加進去，越來越豐富。」

她也期許未來可以發展出香港版本的 Big Dance，邀請本地的編舞家編排動作，由香港來發起，邀請全世界的民眾一起參與。「隨着未來科技、社會的轉變，也許也會發展出參與的嶄新方式。」但在這之前，要先由播種做起，9 月的自由約，期待 Big Dance 2.0。

文：草草

■Big Dance Pledge 來到香港。 尉瑋攝

